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一四五回 張才求情暗救賢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

話說惡棍吩咐眾奴捺倒施公，用石灰揉他眼睛。眾奴才要動手，從外面忽然走進一人高聲叫道：「且莫動手！等我見爺還有話說。」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大管家張才。但見他走至惡棍羅似虎跟前，在一旁哈著腰站定。惡棍說：「你這半日哪裡去來？」張才說：「頭裡吳家村的王舉人，把小的請去，就為那楊龍、楊興的那宗事。他如今情願拿出一百銀子，贖他的表妹。還求爺開恩，告訴州裡，不拘怎麼，把楊龍、楊興打幾板子放了罷！王舉人說：『明日親身來給爺叩頭。』」惡棍搖頭說：「不中用，王舉人他又充怎麼有臉的？等他明日來再說罷。」張才復又說道：「小的不知這相面的先生犯了什麼罪呢？又綁他。」惡棍說：「他是施不全私訪來了。」張才說：「爺知道麼？此人頭裡小人問過他，他是今科鄉試未中的秀才，叫任方也。因為投親不遇，故此相面為生。哪來的施不全？再者呢，施不全他乃奉旨欽差，走動八抬大轎，全副執事，多少官役圍隨，不亞如康熙爺的聖駕出京；他哪有許多的工夫，這樣冷天來私訪呢？休要委屈無過之人。小人在外面聽見人說，施不全於初四日才能到景州南留集上；明日才能到那裡；今日哪有施不全呢？」惡棍聞聽說：「既是這樣，暫且教他多活一夜。明日要有施不全過去，可便放他；若無施不全過去呢，不用說，一定是施不全來私訪，再要他的性命也不遲。小廝們把他捆起來，鎖在堆糧倉房裡去！」眾奴答應一聲，遵惡棍的吩咐而去。張才本意要替賢臣求情，叫放了他，見主人的話口緊，也就不敢往下說了。惡棍站起身來，往後院而去。老爺在惡棍宅中受罪不表。

且說關小西奉老爺之命，往王家屯王善人家送拜帖。出驛館上馬，登時出城，眼看太陽平西。壯士心急，想著送帖回來，還要趕緊進城。打聽得離城只八里地，展眼之間走到。瞧了瞧，果然有座大莊院，莊前有座鋪面。好漢下馬，將馬拴在鋪門外，想著問個信兒，省得尋找。忽然從南來了一群馬，從此經過。小西的坐騎是兒馬，瞧見母馬，掙脫開韁繩，趕著那群馬亂跑。小西一見，慌忙趕去，只見前面群馬之中，有個人騎著馬趕馬，內中就有自己坐騎。好漢大聲說：「大哥略站一站！我的馬在你馬群內了。」那人佯裝不理，趕著馬越發跑得快，展眼跑出有二里之遙，只見那人將馬趕進大門裡去了。好漢跑到跟前，大門已閉，上前把門打了三響。看官你道此是那家？就是王棟的親舅家。

前已表過，此人乃臨清人，移居在此，名叫丁彪，外號神行太保。年六十四歲，身高六尺，背闊腰圓，說話聲如洪鐘，一頓吃五斤肉，六斤的麵餅，能打少壯小伙子六七口人。幼年以保鏢為生，目今已掙成家業了。關小西叫門半晌，無人答應。好漢動怒，用腳把門一踢，驚動裡面眾位徒弟，一齊開門跑了出來，望著小西開口說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踢我們的大門。」

小西勉強陪笑，尊聲：「眾位，方才小弟驚了馬，跑入府上馬群之中。」眾人說：「誰見你的馬來？也該打聽打聽，誰敢砸太爺的門？還不快些滾開！」小西一聽，心中大怒，罵聲：「挨刀的，休得無禮！明明昧下我的馬，還敢開口傷人，快快送出來無事；少要遲延，就是饑荒。我要一惱，拆了你的窩巢，還是要馬。」一腳踢開一扇門，撩倒了三個人。那幾個一見，齊聲大罵，圍住小西亂作一團。丁太保正在那裡配藥，忽聽得外面鬧吵吵的亂嚷，正自懷疑。猛見家中使喚的一個人，名叫大哥兒，喘呼呼的跑進來，叫聲：「老太爺，不得了！不知哪裡來了一個醉漢，一腳把咱的街門踢下來咧！那些小大叔們圍著亂打呢！」丁太保一聽，也顧不得配藥咧，連忙用去長衣搭包，急邁步出房，來至前院，嘆！使了個箭步，躡至門下，一聲大喝：「什麼人找上門來撒野？」

好漢關小西一見裡面又躡出來一人，雖然手裡招架著眾人的拳腳，眼裡不住的瞅著裡人，恐其上來幫手。好漢留神預備，那知老英雄見他八個徒弟圍著一人動手，自己也不好意思上前，只得在旁邊觀其勝負。只見那一人躡跳躍；拳腳的門路精熟，不亞如一隻瘋魔的猛虎。丁太保點頭暗誇，就如受過高人的傳授。猛見二徒弟呼雷豹，被那人一腳踢出四五步，趴在地上直哼！大徒弟獨眼龍，他乃是牆上畫的魚——一隻眼，冷不防備，被小西一拳打中了好眼，登時腫起來了，獨眼龍竟成了瞎眼咧！丁太保一見，又氣又惱，罵一聲：「無能的孽障們，還不住手麼？八個人打一個，還叫人家打了。」言罷，又回叫一聲：「朋友，你貴姓？」好漢說：「我姓關。」丁太保說：「關朋友，方才我見你的拳腳都使得好。你果然是一個漢子，敢與老夫比拚三合麼？」關小西哈哈大笑說：「來來，那群奶黃未退的孫子們，還不是關爺的對手，你這老牛其奈我何！」

丁太保心中大怒，罵聲：「囚徒！休得胡說！你太爺開恩，讓你把衣服脫了，好和你動手。」小西也不答言，將馬褂子、皮襖脫下，又將帽子摘下，連拜帖放在一處。丁太保往後退幾步，兩手抱拳，說聲：「請！」關小西見他如此禮貌，也便拱手說：「請，請！」言罷，二人拉開架式不表。

且說黃天霸回明了大人，要去找王棟，登時出了城，一邊騎著馬走，一邊想。猛見前面有座村，速速催馬前行。展眼進村，抬頭看見路北有座宅舍，門口四根旗桿，門上懸著金字大匾翰林第。好漢腹內暗說：「雖然聽見王哥常提他舅舅丁三把是個財主，並未聽見說是什麼前程。這所宅子掛著翰林匾，大約不是。」猛見里門出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。天霸連忙下馬帶笑說：「請問老人家這裡是姓丁麼？」老者聞問，帶笑回答說道：「這裡不姓丁，此乃翰林院王宅。」天霸又問：「可是與王希老爺一家麼？」老者說：「不差，太老爺就是王希老爺的堂弟。我們大老爺在任上，二老爺是光祿寺少卿。你是哪裡來的？」天霸說：「我乃欽差施大人的長隨。請問老人家，方才有我們的伴兒來下拜帖，見了沒有？」老者搖頭說：「並沒見有什麼人來下拜帖。」天霸說：「呵，莫非不是這裡？」老者說：「請問這位大人，莫非是作過順天府尹的施老爺施不全麼？」天霸說：「不錯，正是。」老者說：「該回過敝上，前去叩見，才是正禮。怎奈我們大老爺、二老爺都在任上，太老爺現又染病不起。借重尊駕回去，替我們爺請大人的安罷！」天霸回言：「好說，好說。還有一事，請問老人家，此地有個保鏢的丁太保住在哪裡？」老者說：「哦！你問先保過鏢的丁太保？他家離此六里地，名叫做回子營。那裡一問便知。」好漢說：「多承指教。」兩個人哈了哈腰兒，分手。

天霸上馬，直奔大路，頃刻就走了五六里。天色將晚，幸而天上有月。只見前面一村，好漢催馬進村。走不遠，前邊路北有座大門，門前圍的人不少。好漢勒馬觀看，但見門內是個空院，院內有一群人，還有兩個人比拳腳呢。天霸為人，一生好武，瞧見這比試武藝的，也顧不得找人咧！坐在馬上留神觀看，打量誰贏誰輸。只見二人你來我往，不分勝負，好似二虎相鬥。天霸就不住的喝采。又留神細看是關小西與那人比著輸贏。好漢下馬，擠入人群。暗自討度：有心招呼一聲，小西必回顧看我，倘被人家趁空打來，他必受傷；欲待上前幫助，又恐他與此人相契。再等一刻再作主意，想罷復又觀看。看了一會子，猛見幾個人進去，取出幾件器械來圍住小西動手，天霸不由心中大怒，兩手往左右一分，躡到當院。眾人被好漢撥拉得一溜歪斜栽倒了幾個。且說天霸一聲大叫：「呔！好囚徒，我黃天霸在此，休得無禮。」看官，黃天霸道出姓名，為的叫關小西知道他來好放心。且說關小西一聽此話，閃目一看，果是黃天霸，暗想道：「黃老弟他怎麼也來到此處？哦！是了，必是施大人不見我回去，故打發他來找我了。」且說老英雄丁太保，猛見一人躡到眼前，自稱黃天霸。老英雄心中多疑，高叫：「孩子們，且別動手。」又叫：「關朋友，你也且住手。老夫有句話說。」言罷走至天霸跟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執手開言說：「請問尊駕貴姓黃麼？」天霸說：「咱姓黃，怎麼樣？」

丁太保滿臉帶笑說：「有位飛鏢黃三太是你何人？」天霸見問，也就以禮相答，口稱：「不敢，那是先君。」老英雄聽了，趕著與好漢拉了拉手兒，口稱：「黃兄，恕我眼拙，失敬失敬。早已久仰大名，今日得會，三生有幸。話不說明，老兄也不知曉。當日愚下保鏢為生，在蘇州路上，虧了令尊三太爺，仗義讓我兩鏢過去，那時我就感激不盡。又蒙李紅旗李兄引進，與令尊結為契友。」天霸聽說他姓丁，連忙說：「有位王棟兄，可是令親麼？」丁太保回道：「那是舍甥。」好漢也就拉手兒說：「恕罪。」又將特找王棟的來意，說了一遍。

且說關小西在一旁，見他二人說話，說到一家兒去了，聽了半天才明白。且說丁太保將天霸、小西讓進書房坐下，又與小西陪

罪。關小西也與丁太保作揖。丁太保又叫：「徒弟們進來，與二位好漢見禮。」但見大徒弟獨眼龍的好眼被小西打腫，二徒弟呼雷豹的腿也踢傷了。關小西一見，倒覺臉上發愧。太保吩咐擺酒，登時擺上酒飯，讓天霸、關小西上首，丁太保陪坐。飲酒間，敘起話來。丁太保才知他二人是保施公往山東賑濟。又聽小西說因為馬跑到他家，他追來要馬。丁三把一聽大怒，立刻叫人到園內去查看，果然查出。老英雄問眾徒弟是誰放馬去來，要昧下馬？問來問去，是獨眼龍放馬去，拐來此馬；後來有人找上門來要馬，他執意不給，才惹得關爺動氣。

老英雄罵聲：「打嘴的奴才！怪不得關爺把你好眼打瞎，你幹的就是瞎眼的事。罷了，此刻我不究了，明日再合你算賬。」

天霸、小西再三相勸，不覺飲至四更，這才撤席。安歇片刻，交了五鼓。剛到天亮，天霸與小西起來，穿衣淨面，整頓齊備，告辭丁彪要走。老英雄苦留不住，又送了法制的伏姜，令人牽出兩匹馬來，把天霸、小西送出大門。三人彼此哈了哈腰兒，這才分手。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